

生活记录

早市里的烟火气

史春培

清晨,整个城市似乎还未完全苏醒,早市的喧嚣,就带着它特有的音调,给寂静划了道口子,接踵而至的声响就奔涌开来,唤醒了新的一天。

早市里人群熙攘的热闹场面,五花八门的新鲜货品、此起彼伏的欢声叫卖、讨价还价的市井氛围……一切的一切,都让人感受到烟火生活里最为淳朴厚重的本真。尤其站在那些与土地相连,跟日子相辅的农产品面前,刹那间就被素朴的简单与宁静的怡然紧紧围拢,心灵的根系恍若寻到了梦寐的土壤,安稳且踏实。

逛早市的人群中以自在悠闲的年老者居多,偶尔遇到个年轻人也是行色匆匆,他们健壮的腿脚迈着宽阔的步伐,直奔目标所在,手里拎着的大多是油条、豆浆、包子之类的早餐。不似老年人走走停停,左看一下、右瞧一眼地比较掂量、精挑细选、讨价还价之后,再给那些青菜果蔬以着落。

夏日的早市,瓜果果蔬总是独占鳌头。这些来自农家小院的绿色产品有的伸展展臂地堆叠在一起,有的用马尾草、细绳,或者布条捆绑着放在一处,形状不一、大小各异,却各有各的明媚、各显各的神采,给马路两侧点染成一幅流动的图画。韭菜割口的绿汁含着晶莹的渴望;生菜叶上滚动的露水映着美好的梦想;黄瓜身上的鲜刺透

着良善的锋芒;马铃薯上的泥土带着质朴的气息。它们素面朝天的样子很容易让人想到与淳朴、自然、实在相关的词汇。世间万物往往如此,未经雕琢和打磨的东西才葆有形态的本色、味道的本真,也更容易触碰到人心底的柔软。

装水的容器里,鱼儿游得欢实,闹得鲜活。小贩一边吆喝一边用水舀子往鱼身上淋水,鱼儿甩开尾巴水珠四溅,进落在小贩含笑的眉眼间,那细小的水珠迎着晨曦闪着熠熠的光,跟崭新的日子一样鲜亮。

早餐摊位的煎饼铺前香气诱人、包子笼上热气缭绕、油锅里麻叶翻滚、豆浆机打着响鼾……摊主们自顾忙着手里的活计,并不高声叫卖,却始终围拢着一拨又一拨人。

太阳越升越高,早市上的人越来越少,各种声音夹杂在一起的喧嚣也越来越小。这个时候如果你去早市,往往能买到便宜货。小商小贩们忙活了一早上,急着回家,也就贱卖了。逛早市的人手里拎着自己需要的东西,迈着形态各异步伐走向家里,看着都那么富足。

早市里聚拢着柴米油盐的交响,氤氲着人间烟火的味道,它普通而又寻常的存在,温润了我们的生活。

太原印象

龙潭公园南门入口处,由此踏入步道前行,在标识900米处,一片新天地映入眼帘:你在不经意间已踏入荷花胜境。位处龙潭湖的东北一隅,静静的水湾处密密匝匝开满了荷花,水域面积大概上千平方米吧。

前些日子,恰逢一个细雨蒙蒙,远处彩虹掠过的时刻,骤见湖边此景,真是别有一番情趣:在绿水扬波清风徐来的湖面,满目白里透红、白红相间的水中仙子簇簇拥拥地群芳尽绽。

随着时令的推移,当下荷正进入盛花期。闻香而来的蜂蝶,嗡嗡低吟的昆虫,那些小小的生命在花丛间飞舞着,穿行着,使得幽静的荷花池顿时充满了生机。闻讯前来采风的人们,沿着荷花湖湾架起了他们的“长焦距”“高像素”,对准那些怒放着的,含苞欲放的还有那些奋力向上的荷花……尽兴地发挥着他们的艺术创作才能。

一阵微风轻轻掠过湖面,荷花的香气悠悠地弥漫开来,似有似无,犹如沾浸着雨露的草气,又像是清晨淡淡的水汽,给人一种优雅和舒适的感觉。

龙潭公园观荷

武玉全



潘泉 摄

独步古今

『玉兔』月球研学游

乔忠延

我跟踪中华探月工程时,思绪不知不觉就飞回到神话里。嫦娥和玉兔久久相处,善解人意的玉兔已成为嫦娥的得力助手。前番降落月球,“嫦娥三号”携带的是“玉兔一号”,这次肯定不会冷落玉兔。只见“嫦娥四号”稳稳落地,“玉兔二号”就要走出她温暖的怀抱。倘若把“玉兔一号”视为哥哥,那“玉兔二号”就是弟弟,我们不妨称之为玉兔弟弟。

其实,这次嫦娥带上月球的何止是玉兔弟弟,那座“泰山”不也是她带上去的吗?科学发明的前沿就是这样的规则,谁占据先机,谁就会拥有一个永恒的名字。“嫦娥四号”降落的那个撞击坑不是叫冯·卡门吗?冯·卡门是20世纪最伟大的航天工程学家,开创了数学和基础科学在航空航天和其他技术领域的应用,被誉为“航空航天时代的科学奇才”。因此,他的名字才能和这个年龄大约为36亿年的撞击坑结缘。这次“嫦娥四号”带上月球的还有几个美名,着陆点名为天河基地。周边的环形坑分别名为:织女、河鼓和天津。天河,就是神话里王母娘娘金簪划出的那道河流,国人也称为银河。织女、河鼓和天津都是二十八星宿中的星官。据说,河鼓也称牛郎,如此一来因为嫦娥携带的福分,织女与牛郎再也不用分割两岸,随时可以人约黄昏后,倾诉往昔的离愁。

我们才聊了几句话,玉兔弟弟已经缓缓滑行到月面。“玉兔二号”的准确名字是月球车。荀子曾说:“不积跬步,无以至千里。”“龟兔赛跑”的故事中,我觉得乌龟那种行走就像是跬步。玉兔吸取教训,吸取乌龟不急不缓的行走方式,开始了月球移动探测。从2019年1月3日起步,走呀,走呀,走到2022年7月5日,走过了1239.88

米。至少可以说是,积跬步至千里了。再走下去,未必不会至千里,至万里。

行走可不是单纯在月球上溜腿脚,是在进行研学游。行走的过程是游览,是学习,还是研究。而且,玉兔弟弟虚怀若谷,甚觉自己学识有限,未必能了解月球的真谛,落月行走便忙着拍摄传输照片。玉兔弟弟忙碌时,嫦娥小妹没有闲着,忙着拍摄月背全景图。待嫦娥小妹忙完,玉兔弟弟随即向她靠拢,互相拍摄,将他们在月背上的风姿记录下来,亮相入寰。

玉兔弟弟要在月球生存必须适应月球的冷暖,尤其是零下190摄氏度的寒夜。躲避的方式是“休眠”,保护自身各种仪器,千万不要被冻坏。这“休眠”不同于地球上黑夜睡觉,天亮就能起床。一次“休眠”要经历漫长的14天,好在“玉兔二号”真是善解人意,每次都按时“休眠”,按时醒来。

醒来以后,便悉心研学。你看它前天发现了奇石,令科学家惊叹这可能是天外飞来的陨石,代表宇宙天体对月球的问候;昨天去游览“泰山”,遥望峰峦发出“荡胸生层云”的感慨;今天观龙潭,面对干涸的深坑,慨叹沧桑巨变。而且,你必须明白,玉兔弟弟的每一步行走都不是坦途,不能说是披荆斩棘,也是步履维艰。月面上凸凹不平,还有深深浅浅的撞击坑,甚至犬牙交错;还有大大小小的石块,甚至重重叠叠。这种游学不是对意志的历练,也是对自身素质的检验。好在有地面驾驶员的操控,总能在坎坷中走向平坦。然而,驾驶员居然撒手了,让玉兔小弟自驾行走。玉兔毫不胆怯,绕过深坑,避让石头,走得轻车熟路。

在遥远的月球上,“玉兔二号”背负着民族的希望一往无前。

连载

林徽因从沈阳到北平,着意休养。患肺病的身子,已日见康复。抗战初期南下途中病倒,那是旧病复发。1932年夏天,平安地度过了与金岳霖的感情危机,家庭生活,朋友关系,都转入和谐平静,其乐融融。“太太客厅”的名声,就是这个时候叫起的。

还要说到沈从文。他在北京,名义上是在中小学教科书编委会工作,这个工作不是多么繁忙,有的是空闲时间。杨振声是大人物,来到北京是有响动的。原先就是清华大学的教授、文学院院长,回老家当了两年青岛大学的校长,声望更高了。《大公报》的主笔张季鸾先生,便请他主持《大公报》一个副刊,原先有个《文学副刊》,是吴宓主持的。我的印象是《文学副刊》停了,才办的《文艺副刊》,最近看的一

个材料,说是《文学副刊》还办着,另办了这个《文艺副刊》。想想也是的,《文学副刊》主要发表学术文章和旧诗词,《文艺副刊》主要发表新文学作品。也有的文章说,这个副刊是杨振声和沈从文共同编辑的。我不这样看,我认为是张季鸾邀请杨振声编,杨振声派头很大,应承下来,不会自己动手,便委托沈从文具体操持。这样,外界说起来,就是杨振声和沈从文同编,有的甚至干脆说是沈从文在编。都有道理,但不能说对。我所以做出这种判断,与我对张季鸾这个人的了解也有关系。

张季鸾是个有大本事的人,做的也是大事业。他提用人的办法,就是请一流的人才,做一流的事业。什么事,一流人才去做,做好做坏,都是一流的。二流的人才再努力,也做



33

韩石山 著

■ 华文出版社

《碧海蓝天林徽因》节选

不成一流的事。你看他,最初办副刊,请的是吴宓,吴是清华的教授,哈佛的硕士,学的就是文学。杨振声呢,哥伦比亚的博士,又是新文学作家。再就是,张季鸾是陕西人,吴宓也是陕西人。张季鸾这个陕西人,

只能说老家在陕西,他是在山东邹平出生的,跟杨振声也有乡土的交情。那个时候的人,做事讲究交情,老乡是最看重的交情。因了这两个原因,我敢说张季鸾只会是请杨振声编《文艺副刊》,而杨振声将这份差事,委托给了沈从文。张季鸾不知道沈从文的本事,杨振声还是知道的。

上世纪二三十年代,是一个报纸副刊大放光华的时期。沈从文就是在徐志摩编的《晨报副刊》上起家的,他自然知道《大公报》的分量,杨振声嘱托的分量,更知道这个《大公报·文艺副刊》的分量。

一接手,马上就组织稿件。向名家拉稿就不用说了,他是个知恩图报的人,想了个奇招,就是让林徽因给他的这个副刊,写一篇《发刊辞》以光大门面。

我在网上最初看到这个事,还将信将疑,觉得以沈从文办事的谨慎,不会有这样的大手笔吧。于是我让一个如今在大学教书的朋友,给我找一下这张报纸。这个朋友就是武汉大学陈建军,他做这样的事,简直不是个事儿,一时三刻就发来了。我一看,还真是。只是没有叫《发刊辞》,也没有放在第一篇的位置。题目叫《惟其是脆嫩》,放在第二篇的位置,可是看看全篇的编排,看看文章的内容,还得承认沈从文的心机。真也难为他了。

刊头是四个清秀的行楷字,竖排。那个“刊”字最是俏皮,两个并列的“干”字下面一个“木”字,不是书法好又有学问的人,写不出这么通训诂又见品位的毛笔字。

随笔